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子不足觀郡縣始於此子

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威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跳屬之南跳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涔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

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其言以拒之）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怨（悅謂知德及我怨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

亡寳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

賀賀有罪三于條先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邃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先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訏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

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龔遂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弼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艶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姸侈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

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
刺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
書其言急皆
猶可見矣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
叔庠文體古恠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爲
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
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狂可
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莊字希逸
善詞賦歌
詩傳于樂有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
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
罪誅此纖
碎可見矣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陵
字
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緝新意自
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士文體相

夸時稱徐庾此誤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土阿土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爲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使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

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

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子揚雄

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愭乎愭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愭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子曰君

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

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illegible]

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

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

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以不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辯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亡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

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

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偪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子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洽華而已不敢辯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

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盖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論則論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敎〕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

不御（黄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眞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志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二者生所御物）塗車蒭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蒭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蒭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

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

是亓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

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

而曰奚適而無禀言入動有所禀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

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

君起家除服被起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

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

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爲之

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

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兆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

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日者假周公爲言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志

天下平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　逸　註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笞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温彥博問嵇康阮籍

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學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理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揄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

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廻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

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

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爲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黃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眞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眞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

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眞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鄁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詩）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

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

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

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興文物

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宇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

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

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典學立校然好自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

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

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愼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

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劍珮鏘如帶劍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

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猨於木也爲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邶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爲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惕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子聞之曰天實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眞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爲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有擇）中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襃讚）曰

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于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

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比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旄而遺之干旄衛詩美臣子果求賢不多好善在虛飾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

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

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家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矣爾〕貫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太則天亦知聖人〕貫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大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

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盖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爾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巳二言矣

常曰心迹固殊乎

疑二言爲二道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

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

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

各云當而巳矣

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巳

則夫二未違一也

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

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

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宫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黄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續書有誠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恭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拳委曲以禮誠之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作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簒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

（志粱梟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圜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代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釋老）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

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

刂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別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責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損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句不思則已矣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絰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

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毋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弁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

無所逃乎　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盖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　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　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盡性以至命惟聖人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　元命包易書也　子曰至矣　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　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　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　漢制以古獨臣尚能禀命爾　曰兩漢有制志何也　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　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未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

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

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

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秉秦之弊不

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

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爲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子

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

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

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

無人助行
周孔之道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
必不夕生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
房魏自言不備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

與幾矣
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
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雜卦
止說

一卦也守則終
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

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
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

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
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

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　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

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北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

(宣帝之臣也愔於甚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皃)汎乎利而諷之無闕

其捷洸洸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體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盖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

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

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絶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

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五卷終

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者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放詩有亡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五卷終